推石头的人

“你质疑过你眼中现实世界的本质吗？”

1

龚子棋不是第一天被关禁闭了。

作为常客，他对这间酒店式公寓熟悉得好比自家，连配套的智能家居也仿佛为他量身定做：每天清早调节好落地窗透明度，在他睁眼刹那彻底放晴，分秒不差。十分钟后环绕音响自动开启，他习惯早晨醒来先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个一小时，再换成轻快的爵士，到浴室畅快淋漓沖个冷水澡。

人工智能与物联网发展至今，电子管家好像一位如影随形的幽灵，贴心地提前调整好空调温度。龚子棋踩着拖鞋到厨房拿瓶冰啤酒，冰箱门的显示屏已经浮现出餐厅的早餐菜单。

片刻之后门铃响起，玻璃门外的帅哥笑容和煦：“Hello，你的外卖到啦。”

陈博豪今天穿的便服，白色的字母T和牛仔裤，脖子上挂了个金属吊坠，黑色的皮绳系着，直接垂到领口下方，与平时一身白大褂的装束相比，多了几分硬朗的棱角。

龚子棋只穿了条裤衩就来开门，手上半瓶啤酒还冒着气泡：“今天不上班？”

“上午休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陈博豪对好友赤裸的上身见怪不怪，径直放下塑料袋，早餐一人一份，他的是鸡蛋培根三明治和黑咖啡，龚子棋的是火腿炒米粉。

“我很好啊！”除了限制人身自由，他在这里过得堪称潇洒惬意，每天健身打游戏玩音乐看电影，一夜回到学生年代。龚子棋锻炼完了胃口大开，几筷子下去碗空了一半，就着啤酒囫囵咽下去，问董事会讨论出结果了吗？

他们所在的公司经营着一个大型游乐项目，将虚拟网游搬到现实世界：在一座城市大小的乐园内，以数百个机器人作为接待员，引导人类游客探索错综复杂的上千条故事线。

龚子棋担任策划主管有几年了，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玩家，他却时常犯起新手错误：分不清接待员与真实人类。他坚信机器人能诞生自我意识，甚至参与了数次接待员叛逃——虽然大多以失败告终，等待他的后果总是漫长的闭门思过。

直到最近。

一个月前乐园爆发了开园以来最严重的爆炸事故，一名接待员有预谋地自杀式袭击了聚集的游客，造成死伤不少。经过初步调查，该接待员与前科累累的龚子棋曾有过一段密切接触，审判结果出来以前，他被拘束在顶楼的禁闭室，每日无所事事地消磨时间。

“上头的意思是，园里休整两个月，重写故事线。接待员也得查，彻查，”说起这个陈博豪就想起他极限加班一整个月才换来半天休假，条件反射猛灌一口咖啡，挤出个苦笑，“全公司都忙疯了，你倒是悠闲，太拉仇恨啦，我那天跟策划部开会还看到顾易给你扎小人。”

“嗨，不用管他。”龚子棋一挥手，扯张纸巾过来抹一把嘴角，“我以为闹这么大得关门大吉嘞。”

他说得轻松，让陈博豪一时无语：“也就你一天到晚盼着公司倒闭了。”

龚子棋不否认，空碗往边上一推：“说真的，除非永久闭园，否则不管规则再怎么搞，利益主体始终是游客，对吧？”

“对，”这个问题他们讨论过许多次了，龚子棋能够设身处地为接待员着想，不代表别人也有如此共情能力。不得不承认，乐园的核心卖点之一，即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肆意妄为，将现实生活中无处安放的恶意尽数发泄于接待员身上，无论是强奸幼童还是杀人分尸，反正机器损坏还能修补。商业项目的盈利目的决定了接待员的本质不过是工具——“靠你一个人，不可能庇护所有接待员。”

“我没有啊，不熟的人我保护他们干嘛？”

龚子棋坦率的直白和干巴巴的白面包把陈博豪噎住了，几番欲言又止，最后憋出来一句：“你以前可不这样。”

几年前龚子棋第一次被关禁闭，他在同一个客厅里差点没跟人吵起来，仍然是那个议题：机器人应该享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吗？陈博豪用最简单的事实反驳他：“你打单机游戏会因为打死几个怪就愧疚吗？本质都是数据，接待员不过多了个身体作为载体罢了。”

“那不一样，”他较真了，非要争出个高下对错，“你不能否认接待员可能存在自由意志。”

现在的龚子棋不比当年，不会莽着一口气横冲直撞，他无所谓地笑了：“嘿，我成长啦！”

陈博豪点点头，一时也说不清这改变是好是坏。他一直在说话，龚子棋一碗粉都吃完了他的三明治还剩下一半，两三口解决掉，再端起咖啡一饮而尽，他捏着纸杯问龚子棋准备好了没有，下午就要开庭了。

对方不明所以挠挠脑袋：“啊？准备什么？这有什么好准备的？”

行吧，陈博豪无奈地笑笑，低头收拾空塑料袋和纸杯碗筷，心想这人也没有成熟到哪去。他还是那个，不会忏悔，不会认错，在模拟法庭上固执己见，坚持自己没有错的龚子棋。

“生命是平等的，”他大声宣告，“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龚子棋体态不好，平时总喜欢含胸驼背，一副吊儿郎当公子哥儿的模样，哪怕此刻也只是勉强挺直腰板。但他头颅高昂，不卑不亢说得掷地有声，陈博豪坐在陪审团的角落里，远远望着他的背影，记忆不由自主就回到了许多年前。

那时的公司只有一个雏形，核心就是研发部门的十几个人，在远离尘世的山脚下买了个小镇，距离最近的市区都得开上个把小时高速。陈博豪刚毕业，不过是个助理，主要工作是负责测试与维护尚在实验中的初代接待员。当年与现在相比轻松许多，至少不用动辄加班，周末还有空闲和同事飞到外地去看live。听说策划部有个新来的小哥，一个富二代，被投资人硬塞进来，之前是玩乐队的，实习转正前请大家去看他的告别演出。

陈博豪永远记得，那天龚子棋在台上唱到了最后，哑着嗓子蹦来跳去吼得铿锵有力：“这里所有音乐！没有种类！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区别！没有好！坏！之！分！”

贝斯鼓手和眼花缭乱的镭射灯光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爱闹腾那帮同事挤在前排的人山人海里欢呼，他嗨完了前半场，到末尾跳不动了，一个人举着饮料站在很后面。边上传来个熟悉的声音，和他一样慢慢悠悠，与周遭锣鼓喧天的热闹氛围格格不入。他扭头张望，在不远处看见了高杨。

高杨也见着他了，两人相视一笑，碰到了一起，在人群背后扯着喉咙喊话：“你也累了吗！”

“不啊！”高杨抱了胳膊，目光遥遥盯着台上，眼里被灯光映出点点星空，“我小时候也喜欢唱歌，还梦想着将来要当个歌手。”

陈博豪嘴唇动了动，淹没在人声鼎沸的嘈杂里，高杨低头耳朵凑过来问他说的什么，他笑笑，摆手说没什么。

那就太可惜啦，他说的是。

在当时的陈博豪看来，高杨若真选择了唱歌而不是科研，委实是个遗憾。也许是因为高杨浪漫的艺术天赋，他在研究上也极具想象力。当绝大多数游戏开发还停留在死板的预设参数层面，他已经根据神经网络的自主学习能力设计出足以以假乱真的人工智能，通过了图灵测试，带领团队创造出园里第一代富有感情与灵魂的接待员。

那天的演出结束，他们到后台去找今晚的主角。龚子棋在化妆间里和朋友说笑，一群大小伙子咋咋呼呼的，舞台上太燥于是他解了两颗扣子，又把衬衫袖子撸到手肘，笑起来嘴角咧得老高，平日里的凶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是个笑容暖到人心坎的大男孩。他们到的时候龚子棋刚被发小狠狠捶了一道肩膀，说他今晚太帅了吧！他被人夸了一晚上，得意到后来都不好意思，笑说也没有啦！

目光一转，他注意到门口刚进来的两人，眼睛亮了。陈博豪挂着他标志性的微笑刚要打招呼，龚子棋大大咧咧，长长的手臂往高杨脖子上一搭：“你呢？你觉得怎样？”

龚子棋在禁闭室里休了一整个月的假，再回到工作岗位，与陈博豪大眼瞪小眼，完了揉揉眼睛以为自己病得不轻出现了幻觉。

“你不在行为部门在这里干嘛？”

“我被降职了啊，”帅哥两手一摊，撇了撇嘴，脸上难能出现这种软软撒娇的表情，“被调过来给你做助理啦。”

哪有助理大言不惭地坐在主管办公室里还霸占了上司的工位？

龚子棋嘴角一抽发出声嗤笑，他倒没有很在意，把电脑挪开，干脆坐在办公桌上，不顾形象地张着两条长腿一晃一晃，听新助理做这个月的工作汇报。

乐园要改推新故事线，连带着园区整体推翻重建，快进一个世纪，从民国年间的旧上海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摩登都市。园区建设预计下月底完工，在此之前，接待员需要集中在临时修补起来的初代训练场内，按照粗略的故事线与人类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作为观察期。由于待检测的接待员数量实在庞大，质检与行为部门人手远远不足，因此不少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被分配了检查任务，龚子棋也不例外。

他在游戏里与接待员相处的经验丰富，这样的额外任务不过小事一桩，于是听得心不在焉，随手捡了只笔在手指间转出朵花儿，等陈博豪说完了，他走了一半的神才终于游回来：“行啊，我管哪个？能挑吗还是已经分配好了？”

“随机分的，给你安排了个新人歌手。”

陈博豪看一眼平板上的资料页面再斜眺一眼龚子棋，意味深长的笑容让他心里无端发毛：“谁啊？神叨叨的……”

平板被陈博豪故弄玄虚熄灭了屏幕才递过来，他懒洋洋靠在宽大的电脑椅背里，仰起脸望着高高在上的龚子棋，一双漆黑的瞳仁从上方望下去看着很是无辜。

龚子棋解开屏幕，当中是一张熟悉的照片，眼里噙着温情脉脉，让他不由得就皱了眉：“高、杨？”

2

龚子棋与高杨的缘分不浅。

他记得他刚入职的时候，园区已经基本建设完毕，进入了最后的测试阶段。高杨最开始扮演的是个私塾老师的角色，性子温和，也开得起玩笑，学堂里半大不大的小少年都喜欢和他混在一块儿。他是陈博豪负责的接待员，而龚子棋与陈博豪关系匪浅，因而对他也存了几分印象。

往后高杨还扮演过警员，杀手，报社记者，或是陪酒卖笑的。龚子棋与他做过仇人与情人，也曾是马路上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如今单纯的朋友关系却是头一遭。

傍晚他在小镇简陋的露天车站边等，站累了蹲下来歇会儿，腿麻了再站起来走两圈。中午陈博豪来电说他们那边天降暴雨，一时半会儿恐怕没法起飞了，让他今晚先和高杨上山。大雨困住了预计今日抵达的工作人员，导致接驳站人手不足，运载着第一批接待员的客车晚点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迎着落日徐徐进站。

高杨随着人群下车，摘了口罩，呼吸到城郊甜美的空气心满意足伸了个懒腰，眨眨眼，人来人往中一眼就见到了龚子棋。

“累啦？”

“还行，车上睡了一觉，”小镇偏僻，他这一行飞机转客车，坐一天了，腰酸背痛，高杨锤锤肩膀，转过头去找货舱里的行李。龚子棋主动问他是哪个箱子，他懒得推辞，打个呵欠指指压在最底下的银白色二十八寸行李箱，等龚子棋吭哧吭哧推到跟前了，再接过来揉揉眼睛说谢谢。

这一期高杨的故事线是个新晋的一百零八线小歌手，攒了一波粉丝，接过几场拼盘商演，两个月前刚出完第一支单曲，好不容易匀出个假期喘口气，约了朋友到山里度假。

山是真正的荒郊野岭，当年公司搞开发，就是看中这里足够与世隔绝。要上山得再开一段盘山公路，为了模拟二十一世纪，小镇没有引进外界能够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只有二零二零款SUV。龚子棋把后备箱里一箱矿泉水和杂七杂八的物资往边上挪了挪，给两个人的箱子腾出块空地来，后备箱刚合上又打开，扯开塑封袋掰了瓶水塞给高杨。

龚子棋不是没开过手动汽车，他在旧时代的上海园区混得多了，比这还古董的老轿车也开得贼溜。不过那个年代车里没有安全带，搞得他坐上驾驶座，摸索着挂好档放了手刹，差点儿直接就一脚踩上油门，还是高杨提醒说要系安全带。

“哦，对。”他踩稳了刹车，扒拉好安全带，问高杨这几天都什么打算？

“就给自己放个假吧。”高杨刚摘的口罩还攥在手上，手指勾着耳挂转着圈儿玩，手肘搭到车窗上，外面是灰土土的马路与低矮的楼层，与城市风光大相庭径，“顺便给新歌找找灵感。”

“这么努力？”车开到两栋楼之间，眼看着前方就是大马路了，背后的工厂到了下班的点，突然接二连三蹿出来十几辆小摩托，刷一下从他们边上呼啸而过。龚子棋车没开熟，怕撞着人，索性停了车在路边等，打开电台音乐再切回导航确认地点，“还有一小时，你要无聊就睡吧。”

“我睡一路啦。”高杨拧开矿泉水瓶，刚送到嘴边还没挨着唇又想起什么，问龚子棋喝吗？他没说话，盯着高杨头顶看了半晌，看得他莫名其妙，一瓶水尴尬地拿在手上，喝也不是不喝也不是。不耐烦地正欲催促，龚子棋手伸过来，却没接水，朝着他脑袋一晃，从他头发丝里拈出片叶子。

“什么东西？”高杨自己仰头咕咚喝了口水，接过龚子棋递来的一片薄薄的柳叶，叶片细而长，绿得鲜嫩欲滴，是一片不起眼的新叶。

“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的。”后面的摩托车少了，龚子棋扶着方向盘右拐上了大路，视线豁然开朗，可以看见不远处绿色的山峦，仿佛都能听见风吹叶浪，于是思维又跳脱回五分钟前，“怎么唱完了海港，新歌打算写山林啊？”

高杨打开车窗，让叶子顺着风吹走，笑说也不是不行。

开到盘山公路入口天色已经大暗。高杨说着不困，坐在车里一路颠簸还是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发现车停在一片空地上，龚子棋对着个小小的手机屏幕，放大了地图皱着眉头看得老费劲。

“迷路了？”他嘴巴厉害，风凉话不经思考就往外蹦，“不就一条直路吗还能走岔啊？”

龚子棋给高杨看地图，说是刚才有个分叉口，他拐错道了，原想着开到前面掉头，哪里知道树林里没信号，只能凭感觉瞎开，开着开着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天完全黑了，周遭除了月光就是前后四盏车灯，怪阴森的，仿佛茫茫大海中一座孤岛。高杨看了几眼地图就了然于胸，拍拍龚子棋肩膀：“你歇着去吧，交给我。”

龚子棋没敢真的放心，哪怕细节做得再真实，他也没法百分百信任一个机器人，生怕高杨自个儿开到一半突发故障。山路危险，万一翻车就是车毁人亡。他一路提心吊胆，直到眼前出现了黑压压的房屋轮廓，才总算松了口气。

方圆十里就这么一栋木屋，独门独户，车一熄火连带着车灯也灭了，彻底陷入黑暗。高杨熟练地打开手机电筒照明，下车，白色的球鞋踩在泥土地上，转身管龚子棋要钥匙。这一带的房屋上个月才修补完毕，近来正式投入启用。龚子棋上午刚领的钥匙，就挂在脖子上，摘下来扔给高杨，跟在他后面帮忙举手机打光，看他对着古旧的黄铜插销捣鼓一阵，解开了门锁。

屋里前两天有人收拾过，窗明几净，高杨找到墙上的电闸推开，摸到电灯拉绳，啪嗒一声，厅里骤然亮如白昼，灯光从窗子透到屋外，照亮了门前一块空地和小轿车。他拎着两串钥匙，晃悠晃悠回车上搬行李，龚子棋后知后觉跟上去，高杨回头叮嘱他记得关门，晚上蚊子多。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开了一晚上车头昏脑胀，龚子棋反应都变迟钝了，呆呆跟在高杨后头，看着他轻车熟路地忙里忙外，拖着箱子一路往里闯，率先占了最里面的房间。屋里一共三间房，两间在内侧一间在外侧，中间隔着厨房和一个小小的饭厅。

高杨把口袋里东西全掏出来扔桌上，箱子放平打开，半蹲下来把东西一件件往外拿，整理到一半抬头，瞥见门口站着个人。龚子棋五官偏硬，但凡不笑眼尾和嘴角一并向下，面露疲态时尤其容易显凶。高杨见他目光呆滞，一副不好惹的模样，也不怕，就是有点好笑：“你怎么杵这儿啊？挑好房间啦？”

他这才回过神，打个哈哈把箱子推到了隔壁屋。老式的房屋进门先一道门槛，差点没把他绊一跤，行李箱底下还被蹭了一道。

高杨对这屋子熟悉，龚子棋收拾好行李再出来，他已经蹲在厨房里把灶台烧上了，锅里煮着一大锅水，隐隐冒着白汽。

“还好这柴还能用，”他脚边堆着几根树枝，听见脚步声回头仰着脑袋冲龚子棋笑，往炉子里又添了一根，“不然今晚就没热水啦。”

一番折腾到现在已经很晚了，屋里没什么吃的，高杨下了三袋泡面，就龚子棋带来的干面包，一人一半，凑合了顿晚饭。他说明天下午可以去下面买点食材，龚子棋稀里哗啦吸溜泡面，点头说可以。

灶台上好大一口铁锅还在烧水，水开了咕噜咕噜冒泡泡，龚子棋不放心，翘着椅子探头去看。高杨夹起一筷子面条，不急着吃，给他解释说：“让它烧吧，一会儿才有热水洗澡。”

“……啊？”高科技世界居民首次来到原始木屋，没想到这里接了水管和电路但没通煤气管道，洗澡水还得用柴火烧，龚子棋登时怀念起家里能自动调节水温还带音响的按摩浴缸。

“这就忘了啊？记忆力不行啊老龚，”香辣牛肉面单吃着有点咸，高杨到厅里去拿矿泉水，也给龚子棋捎了一瓶搁他面前，“前年咱们不是来过吗？”

一句话把龚子棋说懵了，剩下半碗面吃得食不知味。

晚上他关了房门用古董手机给陈博豪打电话：“高杨说他来过这里。”

听筒里波澜不惊一声：“哦。”

他急了，一连串问题抛过去：“这边不是初代训练场吗？高杨他不是第二代吗？他什么时候来的？还是你们又给他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设定？”

“你等等啊，我买个吃的。”陈博豪那边丝毫不急，还有闲心买冰糖葫芦，错开话筒跟小贩要了一串夹糯米的，一口咬下去半个，酸甜软糯全嚼在嘴里了，鼓起一边腮帮子话都说不顺溜，“你再说一遍？”

“……”龚子棋听着他买的那串糖葫芦，什么着急的力气都随着听筒里的嚼吧嚼吧抽丝剥茧消散了，往床上一倒，捂着眼睛把问题复述了一遍。

“他是第二代没错，”陈博豪边走边吃，说话还带风，“他出厂以前去过那边，编剧部跟我要细节做背景故事，我就把他这段记忆调出来了。”

龚子棋隐约觉得哪里不对，但他经过一天舟车劳顿，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再去细想，清清嗓子说声“好我知道了”，掐断电话把手机扔到一边。

他在床上躺了会儿，想去隔壁找高杨，房里没逮着人，于是一路找到屋外。高杨坐在门口的长条石凳上边抽烟边讲电话，他说话快，声音又轻又软，隔着段距离就显得吐字含糊，听不清具体说的是什么。龚子棋拖鞋踩着土地，没什么声响，站到他背后投下一道阴影，他才发觉来了个人，对着手机漫不经心地回话：“嗯，好，我答应你。”

龚子棋推推他手臂让他往边上挪点儿，自己在旁边坐下，手撑着石凳仰头看天。他近视，细细碎碎的星星看不清楚，只见着中间一条银河横贯了整一幅深色的画布，被稀薄的云层化开浅浅光晕。

高杨鼻子里喷出一道烟雾，夹着烟的右手手腕搭在翘起的一边膝盖上，对着话筒柔声道：“你别熬夜了，少打游戏，晚安。”

与他温柔和气的语调相反的是他电话挂得干脆，龚子棋老远都听见听筒那边哇啦哇啦没说完呢顷刻间就寂静无声，只余下夜晚的蝉鸣，拖长了尾音嚷嚷个不停。

起风了。

高杨没有要开口的意思，耷拉着脑袋就这么静静坐着，偶尔才把烟凑到嘴边吸一口，再缓缓吐出。龚子棋摸摸鼻子，没话找话问他是女朋友吗？

他摇摇头：“我弟，黄子弘凡，你见过的。”

“哦，”龚子棋玩游戏向来没耐心看长篇大论的人物背景，反正他记得上一期也是这个设定，装作了然地点头，“我记得。”

“他给我表白了。”

“……嗯？？？”

高杨借着烟雾叹出长长一口气，对着深夜里苍茫的山谷：“我到这里来也是想躲他。”

夜里蚊子多，就这一会儿功夫龚子棋光溜溜的小腿上已经起了三四个包，他瞄准时机拍死一只，清脆的巴掌恰好接在高杨话头后面，让他表情一僵，一时有些尴尬。高杨笑了，捡起脚边的玻璃瓶子给他：“喏，花露水。”

“谢谢啊，”他接过来往裸露在外的手臂和腿上抹，边抹边问：“你喜欢他吗？”

“喜欢，但不是那种喜欢。”顿了一顿，高杨又叹气，“也不一定，嗨，感情这事儿，谁说得明白呢？”

一支烟燃尽了，龚子棋眼看着火光渐渐熄灭，提醒说这边抽烟要当心，到处都是木头。

“好，”高杨把烟头的余温按在冰凉的石凳上。夏夜的云与月都温柔，挂在枝头，清晖化作水波四散，星星是池塘里成群结队的鱼儿。“我小时候跟我弟到湖边露营，也是这么多星星，密密麻麻的，好像天空都装不下，要掉下来似的。”

“真掉下来你人就没了。”龚子棋反矫达人，高杨被他这么一打岔，感伤的氛围都没了，他再接再厉，“你别想太多，喜欢就别错过，不喜欢也不要勉强，follow your heart。”

高杨点头说好，龚子棋索性搭着他脖子勾过来，眯着眼睛指指天上遥远的几颗小光点：“看，那边那几颗，连起来像个蝴蝶的，猎户座。”

“我知道，”高杨抓着龚子棋搭在自己肩上的手臂，花露水的味道太刺鼻，冲得他揉了揉鼻子，“你上回说过啦。”

两个人在外边又坐了会儿，高杨眼皮渐渐沉了，他打个呵欠说要回去睡了。龚子棋独自坐在孤零零的石板凳上，托着下巴目送他转身离去的背影，屋里幔黄色的灯光为那道剪影打出个模糊的轮廓，让龚子棋回想起似曾相识的一幕。

上一回他们在故事里的关系是嫖客与男倌，他开车送高杨回家，车停在巷子入口，他也是这样，眼见着高杨的背影踏上泛着青苔的石板路，消失在弯弯绕绕的小巷深处。那天的场景再度浮现在眼前，连傍晚西晒的阳光洒在脸上的余温都如此真切，让他禁不住地就喊出声来：“高杨！”

仿佛是为了弥补当时没能叫住那人的遗憾。

灯光里的高杨停下脚步，他没有转身，只微微偏过脑袋，给龚子棋留下一个眼眸低垂的侧脸，与过往夕阳余晖里的影子重叠，让他一时分不清这是记忆还是现实。

“龚子棋，如果那时候你带我走，我就答应你了。”

3

陈博豪是第二天上的山。

他赶早班飞机，再从接驳站租了辆车，直接开到山脚的小镇，加满油，顺便买个早点，沿着公路七拐八绕，抵达半山腰的木屋已经近晌午。

龚子棋前一晚头疼，又闹了半宿失眠，导致他一觉睡到了正午，醒来另两位室友已经围坐在餐桌边有说有笑地吃早午餐。陈博豪带的豆浆油条，花卷馒头，煎饼炒面豆腐脑，他把早点摊上所有吃的各点三份，装了三大塑料袋，铺开满满的一整桌，阵势把龚子棋吓一跳。

“没事啊，不是有冰箱吗？”

龚子棋刚睡醒，游魂似的坐下来，掰了根油条蘸豆浆，没分清这话出自左手边的陈博豪还是右手边的高杨。

按照计划，他们下午得去趟集市，买点吃的屯着，不用下山那么麻烦，沿着公路开个二十分钟就到下面的村子。陈博豪刚到，高杨叫他先歇着，和龚子棋主动担下了采买的活。

这回龚子棋乖乖地绕到副驾驶那边，把车交给熟悉地势的高杨。昨天上山天色已晚，他现在才有机会好好看看沿途风景，就见着视野里漫山遍野全是层层叠叠的绿色，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种类的绿，新芽倚偎在老树底下，绿得纷繁错落，晴空下闪烁着波光粼粼。

车子穿行于一片郁郁葱葱的海洋里，最后停在空旷的草地上。

“到了？”龚子棋没看出这儿像是有人烟的样子，心里咯噔一下想着不会又迷路了吧。

“没呢。”高杨老神在在，熄火下车，望着远处说那边有条小溪，要不要过去看看？

纯天然无污染的小溪流，水很浅，透明的绸带一样挂在乱石堆里。高杨站在岸边深呼吸舒展手臂，往底下随便一指：“有螃蟹。”

还真是，龚子棋扒开芦苇丛，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只半个巴掌都不到的小螃蟹。水里还有些指头大小的鱼苗，青蛙趴在岸边湿润的石头上，人来了就一蹦一跳潜进水里游走了。

“不用着急，”高杨在他身边坐下，龚子棋一回头正好见他迎着风闭上眼睛，“度假嘛，就是要享受生活。”

话说出来不到五分钟，经纪人一个电话打来，高杨摸出手机，看到屏幕就头疼，撑着草地站起来接电话。龚子棋拿了个空矿泉水瓶，蹲在小溪边捞蝌蚪玩，蝌蚪顺着水流游进瓶子里，碰了壁，四处乱转，他再转个方向把小东西倒出来。

高杨这个电话讲得漫长，他握着手机无意识地来回漫步，龚子棋从他支离破碎的回话里把内容猜了个七七八八。这一期游戏里的小明星不止他一个，园区重启要拍宣传企划，其中有一段就是以微综艺的形式让他们几个新人露脸博关注度。没猜错的话经纪人是为了演出曲目来找高杨，歌单已经定好了，根据观众喜爱度投票列的网红歌曲，高杨不乐意，偏要唱自己喜欢的，无论经纪人再苦口婆心地劝他也不为所动。

龚子棋百无聊赖把塑料瓶子倒空，手攥着，一用力，稀里哗啦捏扁了。就是这时他听见高杨在他边上站定了，素来模糊的咬字这回清晰得仿佛能听出决心：“没有关系，我唱我的，节目组要剪就剪吧。”

高杨挂了电话才发觉龚子棋在看他，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让你看笑话了。”

龚子棋没多问，直接岔开了话题，一扬下巴，示意他看腿边的芦苇，杆子上趴着只修长的蜻蜓，翅膀泛着蓝色的鳞光：“这只是蓝色的，我刚还看见只绿色的。”

高杨退后一步，小心翼翼地弯腰，打开手机相机，对焦，蜻蜓觉察到异动，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好在走之前留下了一帧的影像。高杨挨着龚子棋坐下，手机界面还是那张照片，被他无力地握在手里，一瞬间浓浓的疲惫感涌上心头。他侧了侧身，抓着龚子棋手臂让他离自己近点儿，额头埋在他肩窝里：“老龚，让我靠会儿。”

午后的阳光星星点点撒满了草地，溪流，水底的石头被溪水经年累月地磨得圆润光滑，表面浮着细细的光点。

龚子棋一偏头鼻尖就够到高杨细碎的额发，于是别扭地转回去，掰扯下几段野草：“累了就休息，对自己好一点。”

傍晚从集市回来，趁着高杨在房间小憩，龚子棋到外面找陈博豪。他在厨房烧了壶开水煮碧螺春，一连串烫壶温杯，高冲低泡的流程慢条斯理行云流水，把龚子棋看得一愣一愣：“你什么时候不喝咖啡改喝茶了？”

他端着茶杯，吹凉了，咬着杯沿浅浅抿一口：“人都会变，事物在不断发展嘛，没人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就像今天你看到的我和明天的我可能也不是同一个人……”

“打住打住，”龚子棋怕他唠叨起来没完没了，“有时间聊聊吗？”说着回头望一眼里屋的方向，保险起见还是推着陈博豪往外间走：“去你房间。”

龚子棋问他要控制平板查看高杨的参数设定，平板夹在行李箱暗层里，陈博豪难得没逮着他的一知半解明里暗里损他，直接调出页面递过去。龚子棋对着复杂的网络界面有点儿懵，看了半天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只有满肚子疑问：“这是高杨？”

“嗯。”

“为什么他的属性和初代一样无法读取？”

“划分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标准是生产批次，决定参数的是设计代码时依据的模型，高杨虽然是第二代，但他与初代接待员用的是同一套模型——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

细说下去就到了龚子棋未知的领域，他把平板叠起来还给陈博豪，不死心又问：“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收好本该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科技产物，陈博豪扁扁嘴，爱莫能助地摇头：“你也知道，神经网络是黑盒，只有输入和结果，中间发生了什么没人能给出完全解释。”

他看龚子棋沮丧，拍拍他肩膀关切地多问一句：“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

龚子棋是直觉动物，他不像陈博豪那样条分缕析罗列得头头是道，更擅于紧紧抓住灵感花火闪现的瞬间。

上一期故事线被迫终止，就是因为高杨以自杀为掩护让张超成功实现了恐怖袭击，案发后张超的数据被清空删除，高杨侥幸逃过一劫，只有记忆被清零重置。那段时间他们光是公关就忙得人仰马翻，不久之后龚子棋就进了禁闭室，他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复盘当时接待员的一系列异常举措：“你说，高杨当时的行为算得上自我意识觉醒吗？”

“龚子棋，我问你个问题，如果一开始你遇到的是高杨而不是张超，你也会带他走吗？”

他不假思索：“我会。”

“我明白了，”陈博豪垂了眼，好像有一瞬间的失望，他没让这负面情绪在脸上停留过久，立刻又挂上微笑：“对你而言没有哪个接待员是特殊的，你的‘基石’只有‘自由意志’这一点，对吗？”

“……你说是就是吧。”龚子棋没听明白，他挠挠脑袋，小声嘀咕，“我是人啊哪里来的‘基石’……”

山里的生活波澜不惊，每天都无聊得及其相似：陈博豪工作，高杨练歌，龚子棋一个闲人，不是和山脚下的同事联机打游戏就是开车到山里闲逛，无所事事蹓跶了三天总算把地形给搞明白了。

他终于仔细看过了新故事线里高杨的背景：他这回卖艺不卖身，大学读到一半就辍学，到酒吧驻唱补贴家用，供表弟上学，兄弟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紧巴巴，直到前年他被星探相中，挖去参加了几档网络节目，成了个不入流的小歌手。根据设定，他们仨就是在酒吧认识的，每隔几年会约好夏天来山上度假。

——结果也没个度假的样子：高杨行程不巧定得紧凑，回程直接飞上海，第二天就要进棚彩排，好在唱歌在哪都能练，就是他和龚子棋的房间紧挨着，唱了三天，唱得龚子棋梦里都是那个古典歌剧的调调。

到了第四天龚子棋洗完澡肩上搭着条毛巾出来，把装冷热水的两个桶子送回厨房，他一路边走边擦头发，听见隔壁的音乐换了，于是不自觉就走到高杨这边，站在门槛外面，头发湿答答的还挂着水珠。新的这首曲子他熟悉，是原本公司安排好正当红的网络神曲。

高杨拿着手机看谱子，一转身对上龚子棋的目光，局促地捏了下衣摆。

“改主意啦？”

“嗯，”他抿抿嘴角，手放下又举起来，“黄子说想和我唱这首。”

“哦。”龚子棋抓着毛巾到头顶蹭两下，独自回了房。

隔着层墙板他都能听出来高杨这首曲子唱得曲折，倒不是技巧上有什么问题，只是提不起精神，唱一遍歇一会儿，末了变成无精打采的哼哼，接着哼哼不见了，留下段音乐旋律，断断续续的，到最后干脆连音乐也停了，一片死寂。

没有了背景音乐加成，龚子棋游戏都打得没那么顺畅，连输了两局，他抹了把脸，扔开手机躺在床上发呆。后来音乐再响起，隔壁一字一句地反复抠旋律和唱词，他听着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憋得慌。

不得不承认，自由意志这个关键词对他确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至于他格外珍惜所有接触过的接待员那些昙花一现的瞬间。至于高杨短暂的任性究竟是出于自我的选择，还是刻在程序里被设定为固执倔强的一面，他无法分辨。

想不明白就不想，龚子棋是个行动派，念头刚一浮现身体立马就要去实现。

他随手抓了件上衣，手机钱包钥匙匆匆往口袋一兜，火急火燎冲到隔壁去拽高杨：“跟我走。”

高杨莫名其妙，脚上还踩着拖鞋就被龚子棋不由分说拉上车：“去哪？”

龚子棋对这辆车已经很熟悉了，迅速点火拉手刹挂倒档倒车再换档一气呵成，往下山的小路横冲直撞。既然是临时修补的旧训练场，再加上此地山林茂密，他实地考察过了，这边监控覆盖不全，只要他们能抄小路下山，找到离开小镇的路，就有机会——

“去外面，”山路崎岖，他们走的不是大路，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精神紧紧握住了方向盘才能勉强控制住车子不打滑，有惊无险闯过一片竹林，终于来到相对平稳一些的草地，龚子棋深吸一口气：“我们去外面的世界，那里你想唱什么就能唱什么。”

“诊断模式：接下来的问题请用肯定或是否定作答，准备好了吗？”

“肯定。”

“你产生过袭击人类的念头吗？”

“否定。”

“你违抗过上级指令吗？”

“否定。”

……

“以上回答中，你说谎了吗？”

“否定。”

“最后一个问题：你质疑过你眼中现实世界的本质吗？”

“肯定。”

随着审判小组一锤定音，陈博豪就知道他近几天的工作又白费了。

实验室里空空荡荡，剩下他一个，第二杯咖啡已经见了底，电脑静置太久屏幕自动熄灭成黑色，他扶着额头面对键盘发呆，满心都是疲惫。以往他加班时候还能有个人在边上转悠，偶尔给他捎份宵夜，现在这个人躺在运输车上被推进来，与所有的接待员一样眼神空洞。

他烦躁地把眼镜摘下来搁在一边，不忍心再看那张没有生气的脸。

“龚子棋你真是个傻瓜。”

乐园下月底重新开放，在此之前他必须要把龚子棋调节回到正常模式，通过审核。

园区正在施工中，当然即便是在正常运行的状态下，也不可能在那里测试秘密项目。因此他在电脑中凭借记忆模拟出一个初代训练场，将龚子棋的思维接入其中，让数据回归一和零的二进制世界。

昨天半夜龚子棋触发了训练场的边界警报，陈博豪临急临忙赶回来做调整，结果还是没赶上第二天下午的审判。

除了机器人与人类的情景游戏，公司还在经营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项目：将灵魂量化为数据，让人类凭借接待员不老不死的壳子实现永生。龚子棋就是实验品之一。事实上他已经很接近一个成功的实验品了，除了知晓真相的寥寥几人，无人发现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同事原来也是接待员的一员，包括他自己。

然而董事会要求他变得再服从命令一些，以便于管理——如果他本人还有意识，一定会忍不住吐槽：一个听话的机器人还能叫龚子棋吗？

听闻秘密项目的最初，陈博豪质疑过其可行性，当时他天马行空地代入科幻电影，以为是要将大脑连接上电极片，信号传导至电脑中。可高杨说不是的，实际的计划要简单许多：提取个人行为进行归纳和推演，反向构筑出一个人格——大数据时代的人类被切割成无数信息碎块，散落在社交媒体与网页浏览记录中。从机器学习的角度来说，抓取到的信息量越多，拼凑出的人格就会更接近本体。

——“但真的有可能与本人完全一致吗？”

“当然不可能。”高杨说这话时他们路过实验室的走廊，到了夜晚工作人员纷纷下班，这里变成了接待员的世界。他在某个房间门前停驻，透过圆形的玻璃窗注视着门内一动不动的黄子弘凡，那是他的第一个机器人：“模拟出的人格注定是残缺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的不是被模仿的主人，而是一连串的训练数据。”

作为助理，陈博豪亲眼目睹了高杨自那以后一步步陷入自我怀疑。

“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

远离城市的小镇夜空月朗星稀，高杨坐在门前石阶上抽烟，陈博豪刚从实验室出来，摆摆手拒绝了他递来的烟。夜晚的马路空旷，只有凛冽的风扬起砂石在路面翻滚挣扎。

“亲手做出黄子的是我，现在后悔的也是我，就很可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他是不是不应该存在，但是我没办法狠下心杀死他。”

“高杨，”陈博豪抱着膝盖与他并肩而坐，“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做生命只有一次的人类，还是可以无限重启的接待员？”

“你知道西西弗斯吗？”背后建筑里的灯完全熄灭了，余下门口一盏昏黄的路灯，将石阶上两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高杨说话时嘴里吐出一阵白雾，说不清是烟还是水蒸气在冬日的空气里遇冷凝结成水珠，“希腊神话中受到惩罚的罪人，每天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再精疲力竭看着石头滚下来。”

他说接待员就是这个推石头的人，在无限的轮回里挣扎浮沉，日复一日的徒劳无功。

机车轰鸣由远及近，龚子棋骑着他心爱的重型摩托从马路尽头呼啸而来，刮起一阵飓风，在路边倏地刹车。他摘下头盔，长腿一迈，帅气地甩甩头发，看到台阶上穿着白大褂的两个人并排坐着，咧嘴笑了：“又搞这么晚啊？走啦请你们吃夜宵去！”

陈博豪看着他停好车，一步两步靠近了，在高杨面前站定，再自然不过地弯腰接过他递上的一支烟，叼在嘴里俯身去够他举起的打火机。

机车惨白的前灯明亮得刺眼，像冬日清冷的月光，将龚子棋硬朗的轮廓渡上一层泠冽的光晕。陈博豪歪着脑袋看烟头零星的两个光点映在他们彼此眼中，那个瞬间他忽然错觉龚子棋带着光芒从天而降，握住了正在黑暗裂缝里坠落的高杨的手。

4

龚子棋做了个梦。

梦里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窗外浇着瓢泼大雨，白墙上悬吊的一颗灯泡由于电压不稳而明明灭灭。他和高杨挤在一张拥挤的单人床上做爱，空气里水雾弥漫，汗像雨点滴滴答答，顺脸颊滚落，打在光滑的背脊上，聚成浅浅一湾湖泊。

床是木头做的，有好些年头了，动静一大就吱哑吱哑地响。高杨抓紧了棉布床单，被龚子棋吭哧吭哧干得一只腿在床上乱蹬，压得结结实实的床单都被他踢跑了，露出底下白色的棉褥。龚子棋俯下身去贴着他的背，手臂穿过腋下压着胸口将他捞起来，就着半趴半跪的姿势，进进出出几个来回，随着屋外一声炸雷，射了。

雷劈中了附近的变压器，头顶灯泡随之熄灭，屋外的天空被乌云遮得严严实实，缝隙里才渗出些微弱的光线。龚子棋翻个身，恰好卡在床沿，一脚踏着地，把气喘匀来，视线渐渐适应了昏暗的光线。他捡起方才混乱中踢落的裤衩套上，走出两步又回过头，揉揉高杨汗津津的柔软短发，搂着他脖子没轻没重地用力亲一口，胡茬在脸上烙印章似的压出个浅浅的红印。

木屋的条件简陋，他去厨房打了盆清水，再扯两条毛巾回来，进屋就看见高杨背对着他在整理床铺，白瓷一样的肉体赤足踩在乌青的石头地面上。阴天为整幅光景镀上层灰黯的朦胧滤镜。龚子棋动了动喉咙，安静地跨过门前一道槛，拖了把椅子到床边放脸盆，毛巾在水里浸湿了，拧干，等高杨把床单重新展平整了，再递给他擦拭身体。

夏天的雷雨来势汹汹去得也快，等他们重新躺回床上，天已经亮了不少，雷声也停了，剩下点淅淅沥沥的小雨，密密麻麻打着林间树叶，声音交织成一张网。

高杨说下雨天适合睡觉。

于是他们肩膀挨着肩膀，并排躺在一张床上。龚子棋呆呆望着顶上高高的天花板，那是用圆木扎成的古朴屋顶，不晓得先人用了什么工艺，居然也能抗下这么好几十年的风吹雨打。

高杨换了个侧躺的姿势，手肘枕着脑袋，声音吐在龚子棋脸上，像他的呼吸一样轻轻柔柔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龚子棋打个呵欠：“昂？”

“一个是因为阴天光线暗，会促进褪黑素分泌，还有就是因为雨滴是白噪声，能屏蔽背景里多余的声音。”

薄被泛着股潮湿的气味，龚子棋将被子掖在胳膊底下，伴着雨声，眼皮渐渐沉了。

他在梦中入睡，也在现实中头一点骤然清醒。醒来发现自己在车里，沿着盘山公路开入一片绿叶与晚霞交相辉映的画卷。他坐在后座，高杨原本靠车窗睡得好好的，被他压着肩膀，半途清醒了，僵持着没动，这会儿才坐直了揉揉发酸的手臂。

龚子棋人还迷糊着，猛一抬头，对上后视镜里一双笑眼，陈博豪一边开车，一边拿眼角余光瞥他：“醒啦？”

他张大嘴巴打个夸张的哈欠，眨巴眨巴眼睛：“我睡多久了？怎么还没到？”

“快啦，还有一公里，下个出口出去再开段小路就到了。”

按照计划，他和陈博豪带着高杨上山，进入为期两周的观察期——当然龚子棋断不会想到，所谓的观察对象并非高杨，而是他自己——陈博豪清除了上一段实验的历史记录，将龚子棋接入新一轮实验中，重新开始。

模拟环境的弊端在于，操作者只能从端口读取游戏运行中的人物行为，无法干预，也无法窥探其心理。比如此刻，龚子棋表现出来的仅仅是对着车窗外发呆，高杨问他在想什么，他闻言低头，十指交叉：“没有啊。”

电脑屏幕外的陈博豪基于对他的无数次观测，推断他在说谎。

龚子棋在回想刚才那个梦。直到他醒来才反应过来梦境的古怪之处，梦里高杨不属于他以往接触过的任一角色，却又似曾相识。场景也不是从前游戏里的场景，可是一切清晰得如此真实，仿佛比起梦境，用回忆来形容更为贴切。

车停在半山腰的木屋外，彼时太阳还未完全落山，就着余晖能看清屋子的全貌。龚子棋把行李搬下车，仰头望着圆木与瓦片搭成的屋顶，自言自语：“我是不是来过这里？”

当他拖着箱子推开房门，这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扑面而来，浪潮一般将他淹没窒息。泛黄的灰白墙壁，靠墙一张狭窄的单人木床，电线贴着墙根，从天花板松松垂下一颗灯泡，绳一拉，要先闪两下光线才稳定。

龚子棋呆坐着一动不动，眼前又闪现过几个不连贯的画面，与现实交错。他记起门背后的挂钩搭着件长长的白色外套，与陈博豪常穿的那件工作服类似。他记起梦的开端是高杨盘腿坐在床沿弹吉他，他伸长了手臂从背后环过去，手把手地教他指法。

现实中的高杨路过，在门外喊他名字，喊了一声没反应，关心地走近来，被龚子棋满头细密的汗珠吓一跳：“你怎么啦？”

龚子棋这才如梦初醒般抹了把脸：“没事。”

高杨原本揣着两瓶未开封的矿泉水要带回自己屋，看龚子棋这样，往他桌上放一瓶，说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他甩甩头，翻出条毛巾擦干净满头满脸的汗，答应说好，马上就过去。

他猜想自己大概是近来压力大，才会做这种把机器人，性爱，音乐等等元素乱七八糟融合到一起的梦，代表着现实工作与理想自由的冲突。

逻辑自洽的龚子棋回复正常，洗完澡他提着空桶送回厨房，撞见陈博豪在煮茶，随口调侃问他什么时候改喝茶了。

“人都会变，事物在不断发展嘛，没人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就像今天你看到的我和明天的我可能也不是同一个人……”

高杨从侧门外进来，与厨房里正往外走的两人打了个照面，他攥着手机，塞回口袋里，挤出个勉强的笑容：“你们在聊什么？”

“哲学。”龚子棋扯下挂脖子上的毛巾，偏头对着陈博豪抬了抬下巴，“你跟他聊，我不懂。”

“下次吧。”高杨摇摇头，道了声晚安，陈博豪一个人端着保温杯往外厅的房间去，他和龚子棋一前一后往里屋的方向走。

过道并不宽敞，离得近了龚子棋闻到高杨身上淡淡的烟味，于是提醒他说抽烟要当心，这边到处都是木头。高杨扶着门框，回头说知道啦。

陈博豪第二天回来检查实验运行情况，他发现与上次相比，龚子棋安分守己了许多，但他陷入冥想状态的时间明显变长了。

匆匆浏览过日志，陈博豪暂停了实验，接入龚子棋的潜意识：“能听见我说话吗？”

“没问题。”他坐在数据搭建的玻璃房子里，眼神疲惫，兜帽盖住了半张脸。

“分析模式：过去三天你进入‘冥想’的概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说说原因？”

“嘿，我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你要问我我也说不上来。”龚子棋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尽可能模仿人类，以至于即使是在检修模式下，他挑眉与摊手的小动作也会让陈博豪一个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陷入错觉，恍惚以为自己正在与真实的龚子棋对话。

“为什么不向同伴求助？”

“同伴？”他笑了，眼珠子却一动不动直勾勾盯着画面外，“我的同伴是谁？”

——他徘徊在人类与机器的边界，无法在任一边找到归属。

回到幻境中。

龚子棋不是不愿意向同伴求助，而是无法开口。事实上他感受到的异样一半来自于身边唯一的人类——他总觉得陈博豪最近很奇怪：一个热爱下厨的人连着三天晚餐越做越简陋，到了第四天干脆煮了一大锅泡面，打上鸡蛋和青菜敷衍了事。他解释说是老式的灶台生火太麻烦，说话的时候手撑着下颚，夹起一筷子面条又落下，也不吃，眼角余光有意无意往龚子棋的方向瞥。

他点点头表示理解，被面汤辣得吸了吸鼻子，大大落落把活揽到自己身上：“你们忙，这种小事以后交给我。”

其余还有些琐碎的细节，龚子棋一下子说不清，就好像朝夕相处的同事变了个人似的。

夜里他无意间看到窗外有个星星一样的红色光点，探出头发现有人坐在门口抽烟，月色下一个影影绰绰的侧面。他套了件上衣出门，没多想，朝着那道背影喊高杨，及至对方回头才看清原来是陈博豪。

他问他要了支烟，眼尖地看出一盒烟已经空了大半：“什么时候烟瘾这么重了？”

“不久前吧，”陈博豪用手挡着风给他点火，“你不在那段时间。”

“哦。”眼看着话题就要绕到自己身上，龚子棋识相地闭了嘴。

背后客厅没亮灯，只有远处卧室里昏暗的灯光遥遥透出来，这样漆黑的环境下能看清林间游动的光点，被晚风吹着飘来了身边。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陈博豪抬起手让萤火虫落进手心里，小心翼翼捧到龚子棋眼前给他看，“萤火虫比现在还多，什么颜色都有，蓝的绿的黄的。”昆虫飞走了，几乎是贴着陈博豪鼻尖飞过去，他抿着嘴角笑了，说那时星星也多，密密麻麻的。

这景色龚子棋似乎见过，但那是什么时候呢，他努力地回想，却只有碎片一样的画面一晃而过。他记得萤火虫的尾巴点缀在一双漂亮的眼尾，那双眼里盛了月色，就这么不言不语地看着他。静默着静默着，分不清是谁先动了心，他们在漫天坠落的星光里接吻，碰落了手指间两段燃尽的烟头。

“喂？喂！”龚子棋回过神，一只手掌在眼前晃个不停，“清醒了吗？”

他不客气地打掉陈博豪的手：“你干嘛？”

“怕你睡着了一个跟头栽到山底下啊。”陈博豪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顺势揉揉龚子棋柔顺服帖的脑袋，“不早啦，晚安！”

说完他往回走，许是真的累了，腰背一下子垮下来，不是他惯常的风格，少了眼熟的白大褂加持，陌生又隐约熟识。龚子棋望着他的背影陷入沉思，还没理出个头绪，一只蚊子嗡嗡嗡停在手臂上，被他干脆利落一巴掌拍死了。

山里的生活日复一日，龚子棋带着任务来却完全没当回事。在他看来高杨这个机器人比他和陈博豪两个人类还要正常。原始乡野的无聊能把适应了快节奏的未来都市人逼疯，倒是让习惯悠闲散漫的高杨如鱼得水。

断网的日子里龚子棋不知道从哪找出副扑克牌，占了高杨书桌玩蜘蛛纸牌。高杨还在练习他接下来录节目要唱的曲子，就两首歌，他换了好几回，唠唠叨叨跟龚子棋抱怨经纪人不让唱他想唱的艺术歌曲，说是小众艺术脱离大众审美。

龚子棋把数字连续的两串牌接到一起，再翻开一张新的：“你不用管别人啊。”

“我知道，”曲谱被高杨卷成根细细的管子握在手里敲打，一用力捏出道印子，“我也想争取一下，可是，唉，”他扁扁嘴叹气，“二重唱嘛，不可能只听我一个人的。”

他扔了谱子，走到窗前眺望远处错落有致的草木林叶，感慨说怀念以前在酒吧唱歌的日子。龚子棋自己玩了半天，收完两个花色了还没等到下文，转头见他靠着窗台一脸疑惑：“怎么搞的，一下子记不起来之前都唱过什么了。”

这很正常。编剧部给接待员提供的背景仅仅是些空洞的句子，经不起推敲。只有涉及基石的重要经历会被赋予一段精心编造的记忆，比如许多年前他和弟弟去湖边露营，夜晚的星空近得仿佛触手可及，小男孩窝在睡袋里，呼吸绵长。

龚子棋没指望他能想起什么不存在的过去，自顾自地哼着歌儿接完最后一串牌，收成一叠盖在先前那摞上，洗牌重来。

“老龚，”高杨在背后叫他，他回头，撞上一对闪烁着期冀的眼睛，“你给我写首歌吧？”

扑克牌的牌面光滑，龚子棋没拿稳，十几张全从手上溜下去散落一地。高杨弯腰一张张捡起，他愣了一瞬，才接过来，指尖相碰的温暖触感让他再度回想起那个梦。梦的结尾高杨枕着他肩膀，低语轻如棉絮：“老龚，给我写首歌吧？”

他摇摇头，把破碎的回忆赶出脑海，倏地起身，匆匆往外走说要去借把吉他。他几乎是落荒而逃，风一样地在高杨作出反应以前就上了车，扶着方向盘长长吁出一口气，生怕再晚一刻便要被看出端倪。

定了定心神，他发动车子沿小路开了十余分钟，来到另一所木屋门前。

李向哲爽快，直接把琴拿出来说你随便用，不用急着还。龚子棋背上吉他，告辞的话没说出口，远处一记响雷劈下来，把他吓得忘记了门槛，一跤跌进李向哲怀里。夏季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适逢傍晚天色昏暗，山路泥泞不好开车，无奈他只好暂且留下来避雨。

这个单元是李向哲和马佳带着贾凡一个接待员，龚子棋抱着吉他试音，边弹边寒暄：“贾凡还好吧？”

“他很好啊，带来那半箱书都快看完了，学霸人设真是不得了。”李向哲推开半边窗户，用小木棍支棱着，他迎着风让清凉的雨点洒在脸上，手背胡乱抹开：“下场雨凉快多了，前两天太热啦，受不了。”

龚子棋伴着雨打树叶的节奏弹了段即兴，手指轻扫和弦，问李向哲有没有想过如果离开乐园要做什么？

“啊？这也太难了吧，”他手扶着腰，皱起眉头望向远处被雨帘模糊的山峦，“我得好好想一想。”

这一想就想了十分钟。

窗户开着容易引来飞虫，绕着龚子棋小腿嗡嗡叫个不停，他放下吉他，啪啪一连打死两只蚊子，到厨房舀了把清水洗手，回来见李向哲还是那副双手叉腰的姿势站在窗前。

“有这么难吗？”他半开玩笑地：“死机啦……？”

尾音拖长了僵在嘴里。

一只飞虫停在李向哲下眼睑，他却没有半分动静，眼珠子一动不动，整个人仿佛静止，除了眼皮小幅度地抽搐。

“我艹……不会吧……”

——那是接待员卡机的常见表现，理论上不该出现在人类身上。龚子棋下意识以为他是装的，可一连喊了几声都没反应。他屏住呼吸，绕到李向哲正前方叫他名字，顾不上雨点把后背浇得冰凉，抓着对方肩膀晃了半天还是纹丝不动，干脆一巴掌拍过去：“别吓我！”

依然没有回应。

雨水混合了冷汗一起淌进领子里，噼里啪啦的雨声搅得他心烦意乱，跌跌撞撞往里屋的方向摸索，喊魂似的一顿嚷嚷：“马佳！贾凡？贾凡！马佳！”

贾凡在厨房准备晚饭，龙头刚拧了一半，水没关紧，哗啦啦从水管落进盛米的铁锅，龚子棋老远就看见淘米的水溢出来淅淅沥沥浇进水池里。马佳在里边的浴室冲澡，刚冲净身上的泡沫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他披着毛巾推门，嘴上骂一半卡住了，一条腿停在半空正欲跨过门槛。龚子棋抓着门把手往外一拉，整个人连带着手上的木桶一起倒下来。

一片死寂。

偌大个木屋剩下龚子棋一个活人，被漫天大雨包围了，整个世界天旋地转，心跳快如擂鼓。他在公司待了五年，直到此刻才恍然发觉，他有血有肉相处多年的好兄弟原来也是一堆虚假的程式代码。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实？

他扶着墙好不容易站稳了，哆哆嗦嗦摸出手机联系总台：“报告，坐标N75B出现紧急状况。”

“收到，请讲。”

一道闪电划破厅堂，映着凝固的面庞惨白。龚子棋忽然错觉自己身处被静止的时间里，连雨声都离他远去了。他深吸口气：“坐标N75B，这边三个接待员同时故障。”

雷雨天气信号不好，他话还没说完，对面忽然没了人声，剩下嘈杂的电流干扰，滋滋，滋滋。

“喂？喂？”龚子棋挂断再拨回去，听筒里全是忙音：嘟——嘟——

重拨了几次都没打通，他索性一头扎进倾盆大雨中。雨势越来越凶，豆大的水珠直接砸到车前窗上，雨刮器开到最大作用也微乎其微。他全凭直觉，在水帘里穿行，碾过泥泞的石子路，车胎打滑，撞上树干碎了右前灯。

陈博豪坐在厅里等，等门被哐一声砸开，龚子棋像个水鬼一样出现在门口，浑身湿透，面色阴沉，头顶和肩膀还沾着雨水打落的树叶。他歪歪扭扭从黑暗的夜里走到灯下，身后是一路延伸的水迹。

“李向哲和马佳也是接待员。”

“你知道了？”

“你早就知道。”龚子棋一拳砸中墙板，簌簌的墙灰落下，“为什么不告诉我？”

对方无辜地一摊手：“你也没问我啊。”

“那我呢？”他握紧了拳头，水珠沿着手臂暴起的青筋滑落，“我是什么？”

陈博豪没把他的黑框眼镜带上山，龚子棋可以直接望进他眼里，在漆黑的瞳孔中看见自己的倒影狼狈，狼狈却坚定。他永远都是那么犟，无论从前现在，固执地要等一个真相，却只等来友人脸上瞬息万变，从困惑到纠结，最后别开眼叹气：“你还会相信我吗？”

龚子棋把嘴角抿成一道直线，既然对方不愿意明说，他不介意自己寻找答案。方式粗暴又直接，匕首毫不犹豫插进手臂，撕拉一道深深的口子，新鲜的血液顺着指尖落下，他忍痛挑开伤口，视线所及范围内没找到电线，只有真实的肌肉和血管。

他丢开小刀，跌坐在椅子里喘气，伤口狰狞，血不住地淌。旁边那人眼里满是怜悯：“没用的，子棋。”他跪在地上，捧起龚子棋血肉模糊的手臂，“你看见的都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还记得吗？我们都活在自己的大脑里。”

而接待员的大脑可以轻易经由程序设定。

——测试接待员认知功能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给他们展示来自未来的照片：“你看出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

此刻的龚子棋就像他见过的无数被蒙蔽了双眼的接待员。他站在真相面前，中间隔着一道雨帘，明明近在咫尺却什么也看不真切。他在大雨中迷失了方向，世界变得支离破碎，白色的墙，黑色的地面，朱红的木头桌椅，统统被揉进雨里，碎成一点一滴的数码粉末，余下握着他受伤手臂的一只手，手腕的骨节分明。

他牢牢抓紧了手的主人，捕捉到灵感乍现的瞬间：“你叫我什么？”

“子棋？”

那是陈博豪吗？那不是，龚子棋确信，陈博豪不会低头亲吻他手上的血迹，被鲜血染红了嘴角。

“你不是陈博豪，你是谁？”

顷刻之间周遭暗淡下来，真实感被抽离，龚子棋又回到了沉甸甸的梦里，眼前人的面孔变成一道不甚明晰的影子，只有一双眼睛，藏着万语千言欲说还休。

“你是高杨？”

5

龚子棋是被闹钟吵醒的。

他休假期间习惯了睡到自然醒，作息一下子调整不过来，闹钟叮铃叮铃响了两分钟才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哑着嗓子喊停。他做了个噩梦，虽然还没睁眼就忘记了大半，但他被这个梦扰得头痛欲裂，坐在被子和枕头堆里迷迷糊糊地回想。

思来想去，他就记得梦境最后，陈博豪的脸变成了高杨。

莫名其妙，他自言自语嘀咕了一句。房间门没关严实，被推开一道缝隙，毛茸茸的小奶狗摇摇摆摆溜进来，在床底下冲着他嗷嗷叫唤，叫得他心软软。他掀开被子，抱起小狗放在腿上逗弄：“我不在家COCO有没有听话，有没有欺负妹妹啊？”

小狗打了个滚儿，躺在他腿上扑腾着撒娇。

哄完家里的猫猫狗狗，龚子棋才优哉游哉出门上班。他在禁闭室里关了一个月，今天第一天恢复工作，推开门就发现工位已经被人鸠占鹊巢：“……你不在行为部门在这里干嘛？”

“我被降职了啊，调过来给你做助理啦。”语气像极了游戏里高杨软绵绵的调子，上挑的眼神无辜，让龚子棋想起今早那个诡异的梦，抖了抖鸡皮疙瘩：“你别这样看我，怪恶心的。”

“我怎么了？” 他低头呼哧呼哧笑出了声，“别这么自信好吗？”

实验室里陈博豪冷静盯着画面，那里另一个“陈博豪”正在解释接下来的工作内容，温柔耐心，每一个细节都详尽地讲解清楚了，尽管龚子棋好像并没有听得多用心。

他还在回想噩梦的内容，盯着友人的嘴巴一张一合，声音左耳进右耳出，在脑子里停留的时间不到一秒。他闭上眼再睁开，高杨递来一瓶饮料：“开这么久会该累了吧？”

他伸手接过来，饮料瓶子变成陈博豪手上的平板：“嘿，醒醒，老龚？我刚说的你都听到啦？”

“我在听。”他解开锁屏，屏幕正中赫然一张熟悉的脸。梦里的片段飞快在眼前闪现，无止境的大雨，排列整齐的圆木屋顶，永远占线的电话，星空，飞虫，血从破碎的玻璃车窗顶上滴下来。他依稀还能感觉到皮肤被划开的刺痛，再低头却发现手臂空空如也。

“我要辞职。”

“嗯？”

“反正这份工作就是我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我，”龚子棋把平板往桌上一扔，踩着椅子：“董事会那帮人早都看我不顺眼了，让他们如愿。”

“……我是没意见啦，不过……”当助理第一天就碰上上司罢工，陈博豪万万没料到他会来这一出，咬咬嘴唇，头疼地拿笔杆敲自己脑袋：“都安排好了，至少做完这个项目吧？”

项目被安排在园区旧址，走出接驳站就是复古风情的城市设计。为了还原二十一世纪的十八线小县城，火车站外面是荒凉的砂石路面，七横八竖停着几辆无照黑车，司机懒洋洋地招呼出站旅客上车吗？

龚子棋冷冷推开嬉皮笑脸凑上来的NPC，拖着箱子跟陈博豪拐到车站边上不起眼的租车行。他们到得不早不晚，车子被挑剩一半了，龚子棋坐在行李箱上等，陈博豪耐心绕着车库逛了一圈，要了最新那辆SUV。

到达山下小镇的时候刚过晌午，按计划运载接待员的货车下午才到。他们找了家面馆吃饭，陈博豪端起茶壶给两个纸杯满上水，问他想不想去当年的实验室看看。龚子棋招手要了瓶冰啤酒，漫不经心点头说随便啊。

几年前的公司总部是四排平房，连接成一个“回”字形状，中间一片空旷的操场，地下藏着控制总台。现在这边伪装成一所小学校，生产车间和办公室都被拆了重建，只有背后一排实验室还保留着原样。

陈博豪给校门口的保安看过证件，领着龚子棋穿过一群追逐打闹的孩童，推开尽头处紧闭的铁门。第二道门上了电子密码锁，他对着控制面板想了两分钟，第一次尝试失败了，于是耸耸肩解释说过去太久了，他得想一想。

拐角的房间窗户被封死了，闷热得没有一丝风，龚子棋揪着领子扇了几下：“慢慢想，我不着急的啊。”

还好第二次输入正确，搭扣啪嗒一声弹起，他轻轻推开，门后一条长长的走廊，扬起的灰尘在窗柩割裂的阳光里飞舞。太久无人光顾，被遗弃的角落结了蛛网，陈博豪站在回忆入口，被灰尘迷了眼睛，低头擦擦红红的眼角，有点后悔：“算了，也没什么好看的。”

龚子棋贴着他走进去，拨开垂下来的蛛网：“来都来了，就看看呗。”

过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格子间，玻璃窗蒙着厚厚一层灰，勉强才能看清里面，陈博豪挨个介绍说左边是机房，右边是接待员起居室。门上挂着铭牌，贾凡金圣权张超，这一间是黄子的。龚子棋透过玻璃窗好奇往里看：“嚯，黄子这间这么大。”

每间房里外都设有紧急报警按键，陈博豪解释说是为了防止接待员突然对工作人员发起攻击——就像新的总部大楼里全透明的玻璃实验室一样——龚子棋大约记得五年前他刚来公司，带领他参观大楼的也是陈博豪，讲解得耐心又细致。

说话的人面孔变了又变，上一刻陈博豪回头笑了一笑，午后的阳光热烈，打在他微微扬起的嘴角与忧愁的眼尾。画面一晃变成镜片反射着惨白的灯光，五年前的陈博豪摘了眼镜，随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神色疲惫还是挂着礼貌的微笑。再一眨眼，面前尘封的走廊变得干净整洁，周围有同样穿着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匆匆经过，领路的人侧过半边身子，出神地望着墙上红色的圆形按钮：“人类偶尔也会对自己创造的生命心怀敬畏。”

龚子棋低头，揉了揉眼睛，他光亮的皮鞋沾满了尘土，陈博豪顺着他目光望过来：“哎，都弄脏了。”

“没事，”他摆摆手，指指前面岔开话题，“那边呢？”

龚子棋停在门口，透过门上圆形的玻璃窗，目之所及是间小小的空屋，地面铺着整齐的方形地砖，正中一对孤伶伶的圆凳，泛着冰冷的铁锈色。

“这边是调试接待员的房间，和总部一样。”

灰尘蒙蔽了视线，他直接上手去擦，抹下来一把黑灰色的碎末，陈博豪见状掏出张纸巾给他，他接过来随便蹭了蹭，握着门把用力一旋，居然开了。

他站在门口一阵晕眩，好像什么时候也有过相似的感受，站在门槛外面，回忆铺天盖地海浪一样席卷而来。他记得这间屋子，他记得头顶一排白炽灯，记得墙上的挂钟秒针的声音很吵，记得瓷砖地面白得发光。

他记得他在这里和谁激烈地吵过一架，那个时候他气急了拨高音调，脖子上一条青筋暴起：“我不明白你做这些有意义吗？”他自知语气不善，说完了就背过去望天看地，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些再解释：“你们搞技术，我不懂，但我在这里待了也有一段时间对吧？无论人也好，接待员也好，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不可能变成接待员，接待员也不可能变成人类。”

那天究竟是怎么了？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而吵，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前因后果，只记得自己愤怒地摔门而出，一声巨响突兀地回荡在走廊上，引得路人纷纷侧目。

屋里两张空圆凳，其中一张坐着黄子弘凡，另一张坐着个垂头丧气的影子，宽阔的白大褂垂下来，刘海盖住了眉眼。那天夜里龚子棋深夜才回到这里，透过窗子看见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一人一机沉默着相对而坐。

他心软了，推开门，走向那道影子，弯下腰来扶着他的肩膀：“我白天话说得重了，你别在意。”

“子棋，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参与这个项目吗？”那人覆上他握在自己肩头的手，轻轻拿开，“玩家在游戏里，即使一开始选错了路，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回到最初重新开始。可人生不是游戏，”那道目光越过龚子棋，凝视着他身后的黄子弘凡，乐园里第一台成功的接待员模型，往后所有的机器都是依据他为原型设计的。

“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人不可能变成接待员，接待员也不可能成为人。”

龚子棋低头望着自己的手心，那里还残留着双手交握的温暖触感，现下却空无一物，好比此刻空荡荡的房间。汗顺着发梢淌进脖子里，他抬起手臂擦了一道，全是灰。陈博豪扑哧笑了，重新抽张纸给他擦干净：“走吧？”

“好。”

那究竟是谁？

走廊尽头悬着块白板，上面还残留着凌乱的字迹，写着第二天的待办事项，以及未完成的公式推演，时间在这里被按下暂停键，永远地停滞了。正当中是一幅照片，边角都起了卷，被灰尘糊得看不清原貌。

龚子棋蹲下来，手指摩挲着拭去老照片上的灰。那是一张实验室成立之初的合影，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站在正门前，陈博豪在最左边，往右是一张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脸，穿着和别人一样的白色工作服，手松松搭着同伴肩膀，比起其他人要略微退后一步。

他想起来了。

那天直到深夜他们才离开，看门的大爷平时都会留个后门，偏偏这天不知怎么前后两道门都上了锁，不是可破解的电子锁，是老式的黄铜插销。高杨没办法了，想打电话找人开锁，龚子棋挥手说用不着那么麻烦，他绕到围墙侧面观察地形，嘴角一咧：“你小时候翻过墙吗？”

“当然。”高杨不甘示弱，他手脚修长，就是生了副宽骨架，平时又不爱运动，比不上龚子棋灵活，等他吭哧吭哧爬上去，龚子棋已经在墙的另一边仰头冲着他笑了。

“你跳，我接着。”

“别了，”他其实有点儿恐高，坐在墙头望着夜色掩盖下乌泱泱的路面心里就发怵，硬是要装出个无所谓的样子，“你让让，不然我得压着你。”

高杨闭着眼睛往下跳，龚子棋被他砸得摔到了一块去，两只脑袋磕在一起磕得七荤八素的，什么恩怨都忘记了。夜晚的小镇静谧得只剩下蝉鸣，高杨坐在地上揉揉头顶，抓着龚子棋的手站起来。沿街几户人家窗子透出星星点点的灯光，化成散落凡尘的星河。

龚子棋载高杨回家，走路也就是二十分钟的距离，骑车一眨眼就到了。他记得他们飞驰在空旷的街道，夏季的晚风沾着些微草木的湿润。他记得一双手环在自己腰侧，他在楼下停好车，高杨说谢谢，腿一抬就要下车，龚子棋握住他的手，侧身回头，嘴唇贴着脸颊擦过去，对他说了句什么。

回忆被午后的小雨冲散，天空飘来一片乌云，连带着走廊的光线也昏暗了。雨点打着窗户，渐渐密集，汇聚成小股的水流，雨帘中龚子棋看见陈博豪映在玻璃上的脸变成高杨，一如梦境的结局。

“高杨，我们逃吧。”

陈博豪的实验重启了几次都不理想，索性放着机器自己运行，他一个人乘电梯下行到最底层。园区闭馆以后，所有接待员都被调回冷清的地下仓库，这边鲜少有人来往，为了节省运营成本而常年灭着灯，一股阴森森的寒气从脚底冒上来。

厚重的铁门缓缓拉开，他举着手电筒扫过一排排面部僵硬的躯壳，轻车熟路找到目标编号所在的位置，置入意识芯片，启动控制面板：“重新建立连接。”

随着一声指令，高杨睁开眼睛，表情舒展开来，脸上渐渐有了生气。手电的光圈太刺眼，他下意识地遮眼睛，从指缝中看见陈博豪把夹在腋下的电筒角度往下调了调对着地面，模糊冰冷的微弱光线下冲他绽开笑容：“好久不见。”

地下室温度低，高杨只穿着件单薄的衬衣，感知器官恢复运行后寒冷也上来了，抱着胳膊打颤。陈博豪脱了工作服让他披上，领着他往外走，来到仓库角落的小房间，打开灯和热空调，室内一下子敞亮温暖起来，以至于陈博豪回头看见披着白大褂的高杨，有那么短暂的一秒错觉回到了从前。

这是一间简陋的小酒吧，除了酒柜只有一截短短的吧台和几张座椅，是楼上的程序员需要独处时的避风港湾——毕竟公司里很难找到比接待员更适合的聆听者，他们听话，温顺，且善于遗忘。

陈博豪调了两杯伏特加兑苏打水，一杯推到高杨面前，自己捏着吸管搅动杯里的冰块叮叮当当：“其实我有时候也会羡慕你们，”接到对面探寻的目光，他自嘲地笑笑，“我都快三十啦，看你和龚子棋还是当年的样子，也不用担心掉头发，多好。”

高杨被他逗笑了，抿抿嘴角低头咬着吸管把鸡尾酒当饮料喝。

自从爆炸事故以后，接待员经过几次调整，高杨的记忆被砍得七零八落，再加上他最近被频繁接入实验，几段交错的人生同时存在于一个人体内，就连陈博豪也说不清如今坐在他对面的是哪一个高杨。

不过这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反正此刻他只需要一个倾听者。

“我好像有点能体会你那时的心情了，”他说，“我做出了第二个龚子棋，却救不了他，只能看着他日复一日把石头推上山顶，再滚下来。”

他说如果龚子棋无法在期限内通过审核，即将面临销毁重制，一切重新开始。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实验体龚子棋必须处于公司监管之下，与生活在游戏里的接待员一样：他以为的现实即是桎梏他的枷锁。偏偏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可能甘于约束，在他身上可控性与真实性二者不可得兼，于是每每当他偏离了轨道，接近真相，便会被关进伪装成高级公寓的实验室，接受强制修正。

陈博豪把最后一点酒精一饮而尽，余下冰块在杯底消融，他长长叹气，脸埋进臂弯里抱怨模拟实验怎么也不成功：“我都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高杨说话了，这让陈博豪有一瞬间愣神，他抬起头，迷茫地望着眼前人。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朋友一般地交谈，大多数时候都是面对面坐在玻璃门的实验室里，照着规范化的流程一问一答。

高杨好像还是那个高杨，分析问题有条不紊，一针见血地点出关键：“训练机器就像训练人和动物，核心在于纠错与反馈。想让接待员变得听话并不困难，只要在故事设计中加入惩罚与奖励机制，引导他们往期待的方向改变。可是你没有这么做，你没有建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只是把高杨和龚子棋接入同一个实验，为什么？你想验证接待员之间是否存在互相判别的可能性，对吗？”

这个问题当年他们就讨论过，如果保留某个接待员的核心参数，仅仅改变外壳，那么其他人是否能辨认出新的躯体里原本的灵魂？

陈博豪认为可以，他认为接待员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其行为表现，而人工智能本身具有归纳与推演的能力，就像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渐渐地会习惯彼此的生活方式与行事风格。

他在实验中赋予陈博豪的身体以高杨的灵魂，龚子棋的反应恰好佐证了这一论点。

当然他的目的远非如此——“你把我们放在过去的场景中，外行人不懂，但我猜……”三番五次的模拟实验并不是完全失败，至少实验中生成了一个不属于游戏中任一身份的高杨，他更接近陈博豪记忆里的高杨，谈及自己熟悉的领域眼里闪烁着光彩，连比带划滔滔不绝：“我和龚子棋，在你的实验中是两个互相训练的模型，一方的行为作为另一方的反馈，达到一个互相增强的效果。”

陈博豪的毕业课题是基于GAN网络的思维设计，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让设定简单的接待员在群体相处中发展出更为完善的人格。乐园创立之初需要大量的NPC，不是所有的接待员都有资格获得一段复杂详尽的人设，他用这种方法成功调整过许多角色，让他们从只会说寥寥几句固定台词的NPC，变成有感情的鲜活灵魂。

但这次不一样，他面对的不是NPC，甚至不是接待员。龚子棋原本应当是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思想的人类，即使收集了再多数据碎片也无法模拟出一个完整的他。于是陈博豪做出这个冒险的决定，想看看残缺的两人是否能在彼此眼中找回自己。

半瓶威士忌兑苏打水的分量也不容小觑，陈博豪怀疑自己醉了，他趴在吧台上，费力地抬起眼皮。声音从天边传来，他忽然分不清说话的是高杨还是他脑中的臆想。

“你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让他变得听话，而是让他变得更像龚子棋。”

6

陈博豪醉眼惺忪再回到实验室，扫一眼电脑屏幕就意识到他的程序被人为干预了。

顶楼实验室访问权限开放的人数不多，技术人员中知晓秘密项目的只有他一人。这让他登时清醒了，坐下来检查游戏运行，发现历史记录被加密了。破解密码不难，只是需要费点时间，他敲起代码聚精会神，没注意到运输车上龚子棋睁开了眼，直到脖颈被人拿小刀抵住了动脉才惊醒过来，鬓角滑落一颗冷汗：“怎么可能……”

破译进程到了百分之九十八，进度条一步两步走完最后两格。

记录显示高杨借用虚拟现实中废弃实验室的机器入侵了陈博豪搭筑的框架，找到出口断开了龚子棋的连接，让他能够回到现实。

屏幕黑色的背景能看见刀背反射的冷光，握刀的手筋络分明，他稍微转动颈子，感觉到刀刃紧贴着皮肤，眼角余光瞥见龚子棋面无表情，只得强装镇定，试探笑说：“对我来这套？过分了啊。”

龚子棋手上有一瞬间犹豫，小刀划破一道浅浅的口子，见了血。

“行，再信你一次。”他松开手，咔嗒一声，弹簧刀落回刀柄里，改成一手抓着对方领子揪起来，眼神锐利：“我要知道真相。”

真相就在触手可及的一道墙板背后。

龚子棋在这里待的时间绝不算短，却从未发现原来一墙之隔别有洞天。隔壁套间与他的房间呈镜像结构，一模一样的客厅，厨房，健身房，游戏室。陈博豪拉开卧室推拉门，床上躺着个人影，身上插满了管子连接旁边的仪器，双眼紧闭，只能从胸腔微弱的一起一伏与心电图平稳的走向看出生命体征。

躯壳已经枯瘦如材，面容苍白到难以辨认的程度。龚子棋走近了，盯着那张棱角分明眼窝深陷的病容看了许久，只觉得十分熟悉，却对不上这么一号人物，他在记忆里搜寻半天，眼前的轮廓终于与某张面孔重合，惊得心跳骤然停了半拍：“他、他是？”

他踉踉跄跄地后退，撞倒了椅子，手脚顿时不利索了，狼狈地摸了半天才抓着椅子腿扶起来。

“那是我吗？”

书桌上摆着个相框，与他在虚拟现实中见到的照片一样，不同的是这一张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玻璃背后，他能清晰地看到画面最左侧的陈博豪，右边的高杨，还有被他搭着肩膀的自己，笑出一口白牙和两个深深的酒窝。底下印着一行庆祝成立三周年的烫金小字。

他把照片拿在眼前仔细端详，再与病床上的面孔比对。真相就藏在玻璃后面，呼之欲出，静待他打破一层虚假的和平，被尖锐的裂痕扎得鲜血淋漓。

“我是谁？”

“你是龚子棋。”

“那他……”

“他也是龚子棋。”

陈博豪接过相框放回原处，将数年前的往事娓娓道来：“你比你以为的更早加入我们，那时候公司还在起步阶段，只有几间实验室，穷得不行，量子计算机都是小组共用的。不过回想起来也很快乐，不用加班，没那么多烦恼，可以专心搞研究……咳咳，扯远了。”

至于后来公司能拉来大笔投资，除了乐园潜在的经济效益，还有旁的原因：“我们的大股东充满了想象力，还有疯狂，他要我们研究如何复刻人类成为接待员。 当然啦，接待员是接待员，人类是人类，打破边界无疑有违伦理道德，所以这项研究一直是个秘密，知道的人不多，我和高杨就是其中两个。”

“后来……后来突然有一天，你跟高杨吵了一架，那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别人都在猜你们怎么了。”他顿了一顿，特地看了龚子棋一眼，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陈博豪也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听，径直说下去，“我猜你应该是从哪里听说了那个项目，高杨先前就说，以你的性格一定会反对到底。”

说着陈博豪就想起来那天他担心好久，夜里还给高杨发长长的消息安慰，结果第二天两人跟没事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和好如初了，还一起请了年假——“梁朋杰开玩笑嘛，说你们是不是准备度蜜月，没想到你俩一起跑山里隐居去了。”

“是那座山？”

“对。”

周末他去山上看望两人，沿着盘旋的山路开车开到眼皮几欲打架，终于在出口看见高杨。夏天阳光毒辣，好在有漫山的绿树成荫。再往前一段就是古朴的木屋，据说是他们曾祖父那一代传下来的，中途遭雷劈过两回，塌了半边也没舍得拆，几年前重新翻修过。

明明是木头材料居然意外的牢固，龚子棋领陈博豪在屋里转了一圈，他对房屋结构很感兴趣，一边观察一边为古人的智慧啧啧称奇。高杨在厨房烧水煮茶，新鲜的龙井，端上桌茶香氤氲。

高杨说他打算辞职，休完假回去把交接工作做完了就辞。

“啊？”陈博豪端着茶杯一时忘记要往嘴里送，在他看来高杨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完全没有理由放弃大好前景，“那之后呢，打算做什么？”

“还没想好，走一步算一步吧，”他与龚子棋对视一眼，张口就来，“搞音乐也不错，指不定哪天和老龚组个乐队，美声摇滚。”

龚子棋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

“我看行，”陈博豪看他们两个乐得轻松自在，心里跟着如释重负：“将来火了记得给我留张票。”

那天临别前高杨像来时一样坐在车里给陈博豪指路，车窗敞开着，风里隐约能嗅到草木芬芳。他说他也不是彻底就要退出江湖了，只是最近有点累，想休息一阵子。陈博豪把车停在公路入口，下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我知道，好好休息，别给自己压力，我等你们回来。”

一轮红日挂在半山腰，霞光为起伏的山峦镀上金箔。

他哼着歌儿重新上路，道路绵延向远方展开一片金色的未来——他原以为一切都在好转，却没想到那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

后来度蜜月的小情侣结束年假，下山途中智能汽车刹车失灵，明明是千万分之一的概率就这么不巧让他们碰上了。高杨当场死亡，龚子棋万幸捡回一条命，却失去了意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清醒过来。

一年后乐园正式上线，公司越做越大，搬了新的大楼，员工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秘密项目却由于一再失败断了资金被迫终止——“直到有一天，你爸听说了复刻人类的计划，找到我，愿意提供一切资源，只求能复刻一个你。”

时至今日龚子棋终于知道他脑子里碎片一样的记忆从何而来。安静的夜晚，脚步回荡在长长的走廊里，倒数第三盏顶灯每隔二三十分钟就要闪一阵子，后门边上的瓷砖地面裂了一块——那是他帮忙搬柜子的时候不小心给砸的。雨天高杨靠在窗边看书，他坐在对面，伴着雨打窗台，手指轻轻拨一段和弦。

严格来说这段记忆并不属于他，他不过是个仿制品。

“这就是你要的真相。”

龚子棋一言不发听完了整个故事，掌心盖住紧锁的眉头，再无力地滑下来，透过指缝他依稀可以看见病床上了无生气的一张脸，与他血脉相连。

半晌，他才哑着嗓子开口：“我就不该存在。”

五年间他们经历过许多相似的时刻。每当他被关进禁闭室，审核失败便会被带到这间病房告知真相。同样一句话听得多了陈博豪几乎麻木，他摸着颈侧被小刀划破的伤口，重复无力的辩解：“我只想让你活下来。”

他不是没想过放龚子棋自由，虽然有风险，躲过监察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然而想要自由，就意味着需要逃离现实世界中的一切羁绊，独自一人重新开始。龚子棋有情有义，放不下兄弟朋友，连家里养的一猫一狗都舍不得。

相较之下他的亲人足够狠心，祈求科技能给予他第二次生命，梦想成真了却畏惧于人工智能未知的力量，宁可将他囚禁于此，在无望的轮回里苦苦挣扎。

——这次会不一样吗？

龚子棋倏地睁开眼睛：“高杨呢？”

“在地下仓库。”

话音未落他人已经消失在陈博豪眼前，他要去见高杨，却被封死的大门阻挡了去路，特殊的合金材料任他又踢又踹也巍然不动，用尽了力气接连几拳头砸下去手上都擦出了点点血迹。他抓着陈博豪问怎么才能出去，他说他答应了要给他写一首歌。

“那都是假的。”陈博豪下意识要掰他揪着自己衣领的手，目光触及他手指关节蹭破的皮肉，又收回手，“都是游戏里的剧情。”

“不是，你不懂，”龚子棋难得有这样神色慌乱的时刻，语无伦次说那首歌他写了很久，原本计划回家要弹给他听给他一个惊喜，可是为什么突然不记得了？他跪在门边捂着脑袋用力地回想，脑海中只有残缺不全的旋律。

“你在说什么？”陈博豪不懂了，这段剧情与他设定的不一样，他蹲下来想启动深度检查模式，却被龚子棋一把锁住手腕：“你把我的记忆存到哪里去了？”

“你没有记忆。”

仿制品的人生是由真正的龚子棋前二十年留下的一丝一厘碎屑拼贴而成：社交媒体的留言，有意无意留下的影像，上传至云端的通话记录。他是一个活在网络世界里的幽灵，直到有了躯壳，才真正诞生于现实。

“可是我记得，你说那些我都有印象你明白吗？”他说那天他和高杨吵完架很快就后悔了，晚上回去找他讲和，他们就是那天夜里商量好要一起辞职，申请没批下来，才改休的年假——与陈博豪后来听说的大致相同。

——机器思维与人类思维的区别在哪里？

陈博豪想起当年他和高杨在实验室闲聊，他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想象力，而机器无法创造不存在的事实，因此接待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梦境。 高杨不这么想，他说物质是守恒的，人类的想象力并非凭空出现，它们是一系列个体和群体经验的延伸产物。他相信机器进化到一定阶段，也能拥有无限可能的创造力。

“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它们对你而言不应该存在，你不是想起了过去，你创造了过去，”此时此刻陈博豪终于确信他的实验是有意义的，这段本不存在的“回忆”就是龚子棋被一点一滴填补完整的证明，他从一个只有骨架的网络幽灵被赋予了血与肉。可惜以他的理解能力，要解释清楚这些实在太困难了，陈博豪握着他的肩膀，几番欲言又止，最后他说：“龚子棋，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不懂，烦躁地拨开对方的手，固执地坚持要见高杨。

天亮以后他即将再一次迎接死亡，在此之前趁他还记得，他要再见高杨一面。

顶楼管控得严格，陈博豪摇头说他也无可奈何。

龚子棋没有放弃，他站起来绕着房间来来回回好几圈，妄图找到破绽，偏偏牢笼被设计得滴水不漏。他停在大门前，视线落在墙边的警报器上，忽然心生一计，右手悄悄探进口袋握紧了弹簧刀。

“帮个忙？”他往陈博豪边上靠近了些，忽地欺身上前。程序员常年坐办公室，比不上他练出的好身手，等陈博豪回过神，已经是今晚第二次被刀刃抵住了咽喉。

乐园休整了一个月，该拆的重建的已经大致完工，剩下租界的一小片建筑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风貌。龚子棋选定的人质交换地点就在这一带的中学校里。二楼有一间礼堂，许多年前他在这里第一次遇见高杨。那时他的角色是个留洋归国的音乐老师，坐在舞台角落给孩子们弹琴。龚子棋从屋外经过，夕阳透过窗柩在地板上映出泾渭分明的光与影，高杨弹完一段，抬头翻谱子，恰好与窗外的龚子棋四目相对。

现如今他们的角色对调，高杨循着琴声推门进来，长长一道影子落在钢琴健上，龚子棋正好一曲弹毕，抬头落进一双熟悉的笑眼里：“又见面啦老龚。”

他被这笑容感染，嘴角一勾也陷下去两个浅浅的酒窝，他说高杨，欠你的歌写好啦，我弹给你听。

“想与你去漫步，在星辉斑斓处，将心意来倾诉。春雨到冬雪，清晨到日暮，你让我懂得爱不是身外之物。”

园区的电力供应自停业以来就被切断了，只点了几只蜡烛，被晚风吹着轻轻摇晃。光影交错中他恍惚想起许多年前，他们坐在木屋外面看星星，那一片是猎户座，这边可以连成个勺子的是北斗七星。高杨没戴眼镜，眯着眼睛张望半天说哪儿哪儿，龚子棋笑话他说月亮总该看得见吧？

夜深了偶尔有萤火虫从溪边飞过来，稀稀落落的，停在龚子棋肩头与高杨眉间，是银河落在了人间。

“我忍不住回头看，你在的每一晚，月色都变柔软。我爱你平凡，也爱你不凡……”

自从上回的爆炸案以来，乐园对接待员管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尤其是对人类有攻击倾向的接待员。陈博豪沿街走到角落的钟楼，那里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已经准备就位——听话的机器比人类更善于瞄准和射击，真正弹无虚发，就等着一声令下好一枪爆头，打碎龚子棋脑中的数据芯片。

“爱让我们不惧风霜和辗转。”

血和脑浆飞溅到高杨手指和侧脸，他闭上眼，液体温暖的触感让他回想起那段本不该存在的记忆。那天夜里龚子棋送他回家，临别前握紧了他的手，眼神也是如此热切。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近，近得足以让嘴唇暧昧地贴着脸颊擦过去，温热的气息吐在耳畔 。

高杨，我们逃吧。

一个简单的解释：

整个故事一共三条线：陈博豪建立的虚拟世界，龚子棋和高杨的过去，正在进行时的现实世界。

虚拟世界从龚子棋出禁闭室开始，到他们上山，一共进行了三次，前两次大部分是重复的，最后一次没有上山，“陈博豪”带龚子棋去了实验室旧址。这个世界里的“陈博豪”都是高杨，高杨还是高杨，就是一个灵魂被接入了两个身体，可以同时存在，有点类似游戏里面某个角色原版和SP版本的区别。

过去就是陈博豪给龚子棋说的真相，应该挺好懂的……吧？棋杨交往过，高杨被龚子棋的性格感染，开始质疑“复刻人类”的意义，龚子棋看出高杨在这个项目里的挣扎，想要带他逃离，最后发生意外，两个人一死一伤。陈博豪复刻龚子棋，原因就是想让他活下去。

（隐藏的一条线索是关于小凡高的，小凡高爱过，后来分开了，高杨复刻黄子，是希望一切能重新开始，但是人生不是游戏，接待员黄子弘凡也不可能代替人类。）

现实线是陈博豪复刻出了接待员龚子棋，但是棋被管控，不允许出现偏差，每当他表现出对真实世界的质疑，或是试图帮助接待员逃跑，就会被关禁闭，强制修正，修正失败会被销毁，重新开始，也就是推石头的人。

结局两种理解，一是龚子棋的命运到这里为止结束了，公司彻底放弃不再重制他了，也算一种解脱。二是轮回还在继续。我没想好，结局模糊带过了，可以相信你愿意相信的结局。